

金門布雷 危險任務

→民國45年5月全排布雷後，奉命整修小金門公墓，嚴元清（前排左5）與袍澤合影。（圖／嚴元清）



↑民國45年5月，嚴元清（左）與同學張志方（中）、陳永康（右）攝於小金門。（圖／嚴元清）

（作者速寫）嚴元清，陸軍軍官學校二十六期，三軍大學陸軍學院正六十三年班畢業，七十四年澎湖團管區司令上校退伍。

工兵之基本任務為建設與破壞，當部隊前進時，要逢山開路、遇水造橋——建設也；而部隊撤退（或防禦）時，則要爆破及布雷——破壞也。故工兵是攻擊在前，撤退在後；最危險的地方，就會有工兵出現，布雷是其其中之一。

一九五六年三月，奉命擔任小金門北半島的布雷任務——人員殺傷雷：M14塑膠雷、M2A4跳雷。布雷並不困難，惟海邊原先就有砲彈改裝的子母雷，較平坦的地方有M6戰防雷，多年來誰也搞不清楚，沒有人敢進去。雷區既無紀錄可查，海邊的茅草又比人高；問第一線守軍，說移交時只講這裡是地雷區而已。雖是困難重重，既接命令，只有去執行。我找了同班同學張志方、陳永康一起研究，並去海邊找雷區、找地雷、找子母雷。找到一個用幾個砲彈綁在一起的子母雷，中央那個高一，裝有引信，使用電線或鐵絲當拌線，向兩邊拉一、二公尺，固定於木樁上。我三人躲到遠處散兵坑中先試一下威力，先使用繩子拉拌線，結果轟隆一聲巨響，地表炸出一個大洞，威力還真不小。其次去找戰防雷區，班哨說，移防時，移交者告知：「海灘上每一個酒瓶底下都有戰防雷，只要算酒瓶就知道有幾個雷。」這種以酒瓶做記號的方式，是違反雷區保密規定，真不知是哪位天才想出來的辦法。兩位同學提供我很多寶貴意見，我就帶回排裡去辦理。

我的措施是：先教育排內弟兄，認識地雷性能、海灘現狀，如何去經始（畫布雷位置），布雷、去保險、做記錄、圍鐵絲網、掛標示牌，再實際示範操

作。然後將全排分成五組：第一組為搜索組，在沙灘旁草叢中排除障礙，除去子母雷之拌線，讓其失效；第二組為經始組：經始置雷位置，並挖鬆土壤；第三組為布雷及發火（去保險）組；第四組圍鐵絲網及掛標示牌組；第五組為記錄組。任務分配完畢，準備布雷所有器材，然後率全排弟兄到第一線步兵連位置，同時亦請步兵連配合管制人員出入。有了充分的準備，進行得非常順利。

有一天，在沙灘上，我派搜索組在前面搜索，卻未發現戰防雷（因這一區未用酒瓶標示）；待全排弟兄進入沙灘後，才發現雷區。我當機立斷，下令全體停止作業，原地不動；然後依序分組批順著原來之腳印撤退，終於平安退出地雷區，沒有發生意外，真慶幸啊！M6戰防雷為壓炸式，是針對戰車而設計，須有六百磅壓力才會引爆。通常一個人站上去是不會爆炸的，但也曾有例外，二十六師周季良同學，在大金門因為布雷不小心，為國捐軀。

一般部隊對地雷之認識都不夠，尤以對人員殺傷雷為然。M14是塑膠殼做的，同月餅大小；人如踏上去，腳會被炸斷，地雷搜索器也搜索不到。M2A4是跳雷，除了壓力會爆炸外，還用拌繩拉到兩邊，人拌到後該雷會跳起來，比人高一點爆炸，碎片及於方圓二公尺，可見其殺傷力之強。

布雷危險，排雷更加危險。在常年的風吹雨淋、海水沖激沙灘不斷變動情況下，所布之雷雖有固定，其位置免不了有所變動，因此工作人員莫不談雷色變。自兩岸開放，交流頻繁，戰事較為和緩後，金門當務之急就是排雷。因國內沒有此項專業人才，只有花大錢請國外的專家來處理。但望排雷乾淨後，金門布雷永遠成為歷史名詞，不再重演。

就感謝天罷



↑王永傑（左1）與連隊幹部合影。（圖／王永傑）

已故散文大師陳之藩在〈謝天〉一文內名句「因為需要感謝的人太多了，就感謝天罷」，流傳至今為人傳頌，心有所感。民國五十七年，正值十五歲懵懂的年紀，我在服膺「從軍報國」情懷下投筆從戎，不，真正的原由是在那貧窮的年代，家裡食指浩繁，隱約知道提早離開家不是壞事，能減輕家裡沉重的經濟負擔，同時也能謀得生涯發展。我念陸軍兵工學校比較高工班，至七十一

年退伍，再於九十八年公職退休，滿懷感恩的心無以回報。

綜觀一生，職業生涯就如倒吃甘蔗，典型的先苦後甜。軍旅生涯第一個春節四天假期，扣除車程時間，與家人團圓時間只剩下兩天，當年初三年味正濃時，一早獨自離家返回學校，母親禁不住悲傷哭了。其實，早在除夕夜當天，母親就終日在巷口徘徊，盼望啊！直到時近黃昏才盼到我的出現。之後駐防地點總是外島、臺灣中部兩地互換，可我的家與親人都在南部高雄呢！

保連連長任內，時任參謀總長的郝柏村前來視察親贈紅包，榮耀伴隨至今，當年接到命令要完成新建一棟混凝土結構，長四十公尺、高五、五公尺，計十個工作間，兩側為二樓辦公室及庫房的保養廠，在僅有少許支援下，歷經年餘完成，欠水泥就等待登陸艦運補後，挖取散落在船底的水泥；欠碎石就撿拾花崗石醫院山洞爆破工程後的石塊，載去工兵連碾碎。使命必達過程之艱辛可以承受，遺憾的是我們兵連連長達一年的土木施工，對於本職戰車維修傳承與訓練受到影響，這是多年後仍難忘懷之事。

民國八十六年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舉辦演講比賽，在強敵環伺下，代表服務單位參賽獲得第二名，探究原因就是連隊任職期間十年磨一劍的成果。服膺公職期間陸續在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就學資助下厚植競爭力，完成專科與大學教育，民國八十四年

被評選為公務人員楷模，受過軍事教育訓練當不辱使命。很多前輩們打過堅苦的八年抗日戰爭，經歷昏天黑地的內戰，生離死別子然一身所在多有，我則有幸得之於人者太多。

如今我不負各方恩賜，完成「人」一生所能追求的「圓滿」。在順境中，女兒能遠赴澳洲完成學業、就業、組織家庭，還有一對會說中文的孫子。在幸福美滿的家庭氛圍下，我與老伴也常遊走兩地，要感謝的人、事、物太多了，借用一句陳之藩教授名言「就感謝天罷」。

（作者速寫）王永傑，十五歲投入陸軍兵工學校比較高工班，民國六十一年陸軍官校專修班二十八期畢業分發金門尚義醫院任職汽車保養官，七十一年於金門後指部兵工營九一〇四裝保連連長任內退伍。

外公的養殖小幫手



↑王翔正難忘與外公的養蝦時光，體驗野外探險樂趣。（圖／王翔正）

照顧寵物是小時候的夢想，喜愛動物的心情至今仍無法抹滅，可惜現實中居住於水泥叢林，時間與空間皆不適合，有一陣子，外公從種植蜜棗轉而養殖經濟產物，例如泰國蝦、紅尼羅魚、青蛙等，一聽消息不禁喜出望外，每逢假日一到，期盼立即回鄉下協助農忙。

養殖業看似簡單，實則耗時費力，規畫、淨化水質等致費苦心，一步一都馬虎不得；除此之外，也須看天吃飯，有時害怕寒流來，天氣冷致使動物暴斃，有時擔心颱風天池水外溢，心血付諸流水，由此可知一粟一粟當珍惜。

外公時常開著發財車，副駕駛座擠著我與弟弟，車後載著翻砂過的飼料，頂著烈日高溫，衣服裹著新鮮汗味，夏日炎風迎面而

來，卻擋不住雀躍心情，兩個鬼崽子以出遊的心境，一同與外公出任務，親身參與養殖不僅滿足無法飼養寵物的心，也多了野外探險的樂趣。

淡水養殖是門學問，最有印象的是外公的養蝦時光，魚蝦共生是外公的智慧，泰國蝦為底棲型動物，極愛乾淨，著重水質，蝦子們換殼時尤其重要，溫度太冷或太熱都容易猝死；紅尼羅魚則棲息於中帶，有時池內也會同時養殖大肚魚，大肚魚們是泰國蝦的天然餌料，負責吃池裡團藻，避免泰國蝦誤食後消化不良而產生腸胃道疾病，除此之外，大肚魚會吃掉殘留在池底的餌料，發揮清道夫功能，降低沼氣產生，減少泛池機率。

平時除了從四周撒餌料，也需駕著竹筏至池中沿灑餵食，每回

徵文快訊

《榮光雙周刊》徵求榮民伯伯們的軍旅回憶。文長勿超過一千字，並請附上軍裝照片或與同袍團體照，照片請附說明，投稿請註明姓名、電話、通訊地址和作者簡歷。

投稿請寄 email 至 glory@ctee.com.tw，或郵寄至臺北市萬華區福祿大道二〇三號五樓「榮光雙周刊編輯部」收。稿請從優。一稿請勿多投，來稿恕不退件，投稿請自留底稿。

注：撰稿人同意獲採用作品以商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為著作人，且其著作財產權同時讓與予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刊登於《榮光雙周刊》及電子報，並納編於輔導會專書等），並同意不行使（主張）著作人格權。

儘管外公已去世多年，每當車行沿途看到蝦池，總會想起外公質樸的模樣與那些年貪玩的我們，當年看似餵飽了養殖產物，卻也填補了兒時無法完成的夢想，不只振興家中經濟，還增益了特別的戶外體驗。

（作者速寫）王翔正，榮譽，中央警察大學九十八年畢業，目前於警察局服務，曾獲忠義文學獎。